

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



顾卫民

著

责任编辑:夏 青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赵迎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顾卫民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9

大航海时代丛书

ISBN 7-5060-1372-X

I. 中…

II. 顾…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意大利-1271~1949

IV. D829.546

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

ZHONGGOU YU LUOMA JIAOTING GUANXI SHILUE

顾卫民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75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5060-1372-X/K·282 定价:14.00元

目 录

总序 重新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	张西平	1
第一章 罗马教廷与蒙古帝国		1
一 蒙古的西征与欧洲的形势		1
二 出使蒙廷的使节		5
三 蒙王阿鲁浑遣巴扫马赴欧洲及教廷		11
四 蒙高维诺与中国第一个传教区		14
五 元顺帝与教廷互遣使节		16
第二章 明清之际中国的天主教		20
一 地理大发现与葡萄牙的保教权		20
二 耶稣会士开教中国		23
三 卜弥格以南明朝廷使节身份出使教廷		31
四 传信部与宗座代牧制的创设		40
五 罗文藻主教的任命		46
第三章 中国“礼仪之争”		52
一 双方的争执与教廷的裁决		52
二 多罗出使清朝及康熙皇帝的回应		60
三 嘉乐使华及 1742 年《自上主圣意》通谕		73
四 雍正帝禁止天主教		84
第四章 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关系		89
一 法国在华的保教权		89

二	罗马教廷对中国教务的态度	97
三	李鸿章拟与教廷通使	105
四	意、德等国攫取保教权	116
第五章	20 世纪初期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	121
一	民初中国拟与教廷通使及失败	121
二	中外天主教人士对教会积弊的反思	127
三	刚恒毅来华及中国籍主教的任命	141
第六章	抗战与内战时期中国与教廷的关系	155
一	第二任宗座代表蔡宁来华	155
二	教廷承认伪“满洲国”与抗战时中梵关系	162
三	“圣统制”建立及应变与撤退	177
附录一	主要人名索引	189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205
附录三	图片	209
后记	217

第一章 罗马教廷与蒙古帝国

一 蒙古的西征与欧洲的形势

元代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地处边陲的蒙古族君临中原，统治中国达 109 年之久。唐时称蒙古族为室韦部落，《旧唐书》称其为“蒙古室韦”，他们以游牧为生，居契丹之北。五代以后，世贡辽金。后迁居斡难河（敖嫩河，黑龙江北源）及不儿罕山（今外蒙古和林东北）。1206 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举行盛会，共推铁木真为“大汗”，号“成吉思汗”，于是蒙古各部遂告统一。^①

成吉思汗生于 1162 年，其父被鞑靼人杀死。在度过了历尽艰险和寄人篱下的青年时代之后，他成为当时信奉基督教的克烈部的藩臣。他纵横捭阖，先与克烈部联盟，击败其他部族，然后再与之脱离，自立为汗。“他（成吉思汗）不但继承了帝国的传统，而且继承了文化的传统，并在其帝国组织机构和行政管理中，雇佣了更为开化的克烈人和畏兀突厥人。同时他也继承了草原古老民族好战的高度专门化的军事传统，以很高的速度和严格的纪律运用大群骑兵作战方法，这种速度和纪律，是西方重甲的骑士战术所不知

●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 453—456 页，岳麓书社 1987 年。

道的。”^① 由此开始了他征服世界的事业。

1211年，蒙古出征中国北部，在持续二十余年的战争中，蒙军掠山东、河东、辽西，克燕京，1233年与宋军联合灭金，然后，转而西征。1214年至1222年之间的纵横亚欧的征战，是历史上最惊人也是最惨烈的武功：蒙军在剿灭了突厥人新建的花刺子模国之后，穷追败敌，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北部。同时，成吉思汗又派出另一支大军，在部将者别和速不台统帅之下，绕过里海南端，越过格鲁吉亚，翻越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驰骋俄罗斯南部，大败以基辅为盟主的俄罗斯诸国联军，经里海北部而归。12年之内，东、西两方的战场从印度河一直延伸到第聂伯河，无数城市被毁，村落成为废墟。蒙军的第三次西征是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的1236年至1237年，拔都（成吉思汗的孙子）和速不台在俄罗斯的王公们拒绝他们提出的交出“男子、公爵、马匹和所有财物的十分之一”的要求之后，按顺序一个个包围并毁灭俄罗斯的城市——梁赞和莫斯科、苏兹达勒和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和特维尔，“俄罗斯成了屠宰场”。蒙古的最后一次西征在1240年至1241年冬季，这是向西方的最后进攻。12月6日，基辅沦陷，蒙军通过这里，向西方进袭，其右翼通过加利西亚进入波兰，于1241年4月在西里西亚击溃波兰与日耳曼联军，拔都和速不台的主力进入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另一支蒙军向北冲进了奥地利，远抵克洛斯特诺伊堡。^② 最后，按照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说“不是由于欧洲的强大，而是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西欧才幸免于难。1241年末，窝阔台汗去世，在西方的蒙军首领拔都、

①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5—7页；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465—466页。

贵由和不里三将不和，终于在 1242 年撤退。

蒙古军队驰骋欧亚，为后来的历史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是野蛮和残酷的杀戮，成吉思汗以“凡我铁蹄所到之处，不许有任何障碍使我所骑的马为之绊倒”的悍气，纵使蒙军沦城村为废墟，人民为奴婢。1238 年，亦思马因人在送呈西方基督教世界英、法国王和教宗的信中，这样说道：“（蒙古人）像魔鬼一样涌出地狱，像蝗虫遍满地面，他们恐怖地毁坏了（欧洲）东部地区，……夷平城镇、砍倒树木、堕毁城堡、拔掉葡萄树、破坏园林、杀戮城民和农夫……因为他们残酷不仁，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怪物：嗜饮鲜血，撕裂、吞噬人肉和狗肉，穿牛皮，矮而壮，强健粗短，所向无敌。”^①《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作者以描绘世界末日来临的口吻写道：“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了——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②《元史》诸将列传，几无不有“杀戮殆尽”、“骸骨遍野”的记载。然而另一方面，以贪欲为动机的“十万兵火万民愁”的征服过程，又会引出另一种历史结果：“蒙古人，……从亚洲的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③

当蒙古西征的消息传到西方的时候，欧洲和小亚细亚一带正处于变动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天主教会内部教宗争立，教廷迁徙不定；同时教宗和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互争主权；由教廷和君主组织的远征东方伊斯兰教徒的十字军，屡次失败而回；拜占庭帝国因穆斯林的日趋强大和不断攻击而渐渐衰落；东

① 耿昇著、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第 189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

②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第 64 页，康登学会，1914 年。

③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 29—30 页。

欧出现了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希米亚和保加利亚等小国，且无力抵抗蒙古的入侵的局面。

在罗马教宗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 1227—1241 在位)时期，蒙古东征的消息不断传来，从波兰和匈牙利逃回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士，报告了蒙古军的杀戮情况。教宗获悉以后，曾致函日耳曼的各修会会长，试图组织抵抗蒙古的十字军，但因欧洲各国君主意见不一而作罢。^① 当时教宗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 II)与之争权。教宗在继位当年，便宣布对腓特烈的绝罚，还发动对西西里的进攻，但腓特烈回师击败教宗军。1239年，腓特烈率军攻入教宗领地撒丁。1241年，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在罗马召开主教会议，试图反击，未成，同年去世。继位的新教宗柴肋提诺四世在位仅十七天便去世了。^② 一年以后，即1243年，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 1243—1254 在位)继位。他原为意大利人，生于热那亚望族。早年历任意大利阿尔本加主教、罗马教会副教长兼鲁奇那圣劳伦斯教堂枢机司铎、安科纳边境教区长。他在继位以后竭力振兴教权。1245年，英诺森四世与腓特烈谈判失利，从被围困的罗马城逃往法国里昂，在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 又称圣·路易)支持下召开里昂公会议。共有150名主教和隐修院院长与会，以作伪证、亵渎、异端等罪名，再次革除腓特烈二世教籍并废除其王位。同时会议号召各国君主支持法王路易九世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也就在这次公议会上，教宗和主教们讨论了如何应付蒙古入侵的问题。教宗决定派人到蒙古出使通聘。试图缔结和约，窥探蒙古的军事实力，并考察是否有

①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2—23页，(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

② 《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第1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年。

可能使蒙古人改宗天主教。●

二 出使蒙古的使节

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被教宗和主教团指命为使节。他出生于佩鲁贾(Perugia)一个贵族家庭,是小兄弟会的创始人,也是圣·方济各的挚友。他膺命出使蒙古时,已是65岁的老人了。同行者有波希米亚人司提凡修士,后来在经过赛里西亚时,又有一名波兰修士本尼迪克加入。他们于1246年到基辅,然后被蒙古人送往位于伏尔加河上游东岸的萨莱城,晋见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拔都决定立刻把他们送到大汗贵由那里,参加在金帐举行的即位典礼。他们被强迫以最快的速度骑马飞奔,每天换五六次马,“除了吃用水和盐煮的小米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食物,……除了用锅烧化的雪水外,我们没有其他饮料”●。他们终于在7月22日及时赶到位于哈刺和林的贵由营地,参加了贵由被拥戴和即位为大汗的大会。当时,蒙古各部的首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各归顺部族的首领,均参加了此次盛会。柏

● 《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第22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年;《丝绸之路:东方和西方交流的传奇》Jean-Pierre Dreye 原著、吴岳添译,第101—10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公元635年,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主教阿罗本从叙利亚来到长安,开始了基督教(时称景教)传华的历史。景教在中国一度盛行,至845年唐武宗灭佛时在中原绝迹。但在边陲地区的蒙古族克烈部、乃蛮部和汪古部中仍有景教流行。中世纪的欧洲人隐约之间一直知道蒙古人中有人信奉基督教。1145年,叙利亚格白拉(Gabala)地方的主教奉亚美尼亚王之命,出使教廷,向教宗欧杰尼三世(Eugenius III)宣称远东有“长老约翰王”(Presbiter Johannes)是向耶稣圣婴朝拜的古代三圣王的后裔,要收复耶路撒冷。此后,天主教会中一直有人希望蒙古人改宗。

●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11页。

朗嘉宾在11月13日觐见贵由汗，呈上了教宗致蒙古皇帝的两道敕令。第一道敕令中教皇详细地阐述了基督教的教义，第二道敕令则劝告蒙古皇帝停止向西方的进攻：“……兹特劝告、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从今以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特别是停止迫害基督徒。……全能的上帝迄今曾容许许多民族在你们面前纷纷败亡；这是因为有的时候上帝在现世会暂时不惩罚骄傲的人。因此，如果这些人不自行贬抑，在上帝面前低首表示卑下，那么上帝不仅不可能再延缓在今生对他们的惩罚，而且可能在来世格外加重其恶报。”^① 贵由汗想请柏朗嘉宾把蒙古的使节带回欧洲，但被柏氏拒绝。柏朗嘉宾后来记叙他之所以拒绝大汗此一要求的原因是：“第一，我们害怕他们见到我们之间的内讧和战争，将会鼓励他们向我们发起进攻；第二，我们惟恐他们刺探我们国家的活动；第三，我们担心他们会被处死。”^② 柏朗嘉宾在担心蒙古刺探欧洲的同时，却对蒙古作了一番详尽的“刺探”。他返国后撰写的《行记》共九章，其中有三章对蒙古的军事记载尤详：第六章：关于战争、军队的结构和武器，关于战争的韬略和部队的集结，对战俘的残酷性，对堡垒的包围和对于投降者的背信弃义；第七章：鞑靼人怎样媾和，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名称，对自己臣民的压迫，勇敢抵抗他们的地区；第八章：怎样同鞑靼人作战，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部队组织情况，如何对付他们的韬略、堡垒和城市的防御工事，如何处置战俘。最后，他们于11月17日拿到贵由汗答复教皇的信，被遣送回国，于1247年5月9日再经拔都幕帐，最后于11月24日返回里昂。^③

①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90—93页。

② 耿昇著、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第104—105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③ 同上书，第1—2页。

贵由汗让柏朗嘉宾带回教宗的信让西方人深感其“傲慢”。在表明了蒙古人不明白为何要接受西方基督教的洗礼以及对其“杀人之多”谴责的漠视之后，贵由汗最后说：“你们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但……我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我将自东徂西，征服世界。”^①至于柏朗嘉宾对于蒙古军事的刻意描绘，更使欧洲各国的君主忐忑不安。

当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军营的时候，教宗又派一使团出使近东的蒙古军营。此时，教宗正授权法王路易九世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教宗遣使的目的，希望能够联络蒙古人中的聂斯脱里派基督徒，合力进攻占据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徒。

1247年夏天，教廷的三位使节龙如美(Andre de Longjumeau)、贵加(Guichard da Cremona)、亚杰利(Anselmo di Lombar 或 Ascelino)抵达蒙军前锋统帅拜住的军营。教宗使节不愿下跪，也不愿献礼。拜住大怒，命推出斩首，幸得拜住妃子中有一信景教(聂斯脱里派)者的营救，乃得幸免。7月25日，拜住将回信交给使节带回。拜住的回信言辞倨傲，称教宗“来信谓吾侪杀戮过重，殊不知吾人如此行者，乃奉长生天之命，与大地全土主人之诏敕。凡来降者，可保有其土地、河泽及资产，其胆敢抗命者当剿之。兹特谕汝教宗，如欲保有汝之土地、河泽及资财，必须亲自来营纳款，并遣使来朝”^②。

1248年9月21日，法王路易九世统帅第七次十字军，驻扎于地中海中的塞浦路斯岛。12月14日，有两名青年，一名叫大卫(Moriffat David)，一名叫马可(Marcus)，自称是蒙古驻波斯军队统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18页。信末玺印文曰：“真主在天，贵由在地；上天神威，众生之王。”

② (日)佐伯好郎：《中国基督教研究》第124页。

帅宴吉只带的使者，晋见路易九世，由曾出使蒙古的龙如美任翻译。来信祝愿路易王国长盛不衰，并祝贺基督教十字军在与伊斯兰教的战争中获得胜利，语气与以往来信有很大的不同。此信很可能是伪造，但路易九世信以为真，于是派了龙如美和两名多明我会士约翰与威廉回蒙古报聘。他们于1249年1月27日离开塞浦路斯前往宴吉只带营中。宴吉只带遣法王使臣往见大汗，当时元定宗贵由汗已经去世，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临朝称制。龙如美拜谒了皇后。皇后复信路易九世，其内容令欧洲人大失所望：“据二教士言，本国与汝国之间，道途险阻，并有数敌国居于其间，……汝奉谕以后，须遣使来朝，欲和欲战，汝速自决。”^①龙如美于1251年回到小亚细亚的阿克复命。

由于蒙古朝廷视教宗和法王的使节为前来朝贡的人士，回信的语气十分傲慢，所以教宗和法国不拟再派使节。但是，那时的欧洲人已知道蒙古朝廷和军队中有人信奉基督教，所以教宗和路易九世试图派传教士进入蒙古。于是，在1253年5月7日，派遣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和另一位意大利人克莱莫那(Bartolomeo da Cremona)随行。^②他们带着国王的信件，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苏达克。这是一个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大商埠，可通往亚洲。6月1日他们离开苏达克，即遇蒙军，7月被送往拔都之子撒里答营，后又至钦察谒见拔都。拔都又把他们继续送往蒙古，12月27日到达和林，次年1月4日，受到宪宗蒙哥的接见。5月24日，又蒙召见，鲁布鲁克曾请求留在蒙古传教，但受蒙

①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35—37页。(日)佐伯好郎：《中国基督教研究》第247页。

② 方豪指出：鲁布鲁克自称不是使节，他对人说：“不要称我们为使臣，我已对可汗声明，我并不是路易王的使臣，……应称我为‘苦修士’或‘司铎’”(《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20—21页)。

哥的婉拒之后不得不返回，并于 1255 年 8 月 15 日到达的黎波里。当地主教不允许他回法国去见圣路易，而叫他将旅行经历以长信形式记录下来，另派人转呈国王。鲁布鲁克虽然没有可能留在蒙古传教，却记录了蒙古人中聂斯脱里活动的情况。据他所说，这些聂派教徒中很多人已转信佛教或伊斯兰教，有些人在放高利贷，有些人则娶了妻妾，已丧失了基督教徒的特性。另外，鲁布鲁克记载蒙古人的游牧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婚姻习俗以及从欧洲掳来的法国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的生活情况。^①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元代西方来华的最著名的人物，他虽然不从事传教工作，但他一家三口来华却为天主教的东传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Nicolo Polo)和叔父马飞奥·波罗(Maffeo Polo)于 1265 年或 1266 年抵达上都(和林)，晋见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要求他们回报教廷，“派一百名熟悉基督教信仰的贤人，通晓七艺，长于辩论，……据理阐明基督教信仰比偶像崇拜之类的信仰更好”^②。1269 年，他们回到欧洲，1271 年 11 月，他俩带了 17 岁的马可·波罗以及新教宗格里高利十世的信，于 1275 年夏再来和林觐见大汗忽必烈。在后来马可·波罗口述的那本东西方妇孺皆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他以一个侨居中国 17 年之久的欧洲人的眼光，描绘了中国社会的概貌，使西方人知道中国广阔的国土，“连绵不断的城市和邑镇”，“幽美的葡萄园、田野和花园”，“佛教僧侣的许多庙宇”，大量出产的“织锦和许多精美的塔夫绸”，以及“一路上有的是为旅客设置的好旅馆”。这些描写，最初“引起整个欧洲的怀疑，接着是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想像力”。其间，他在中国“习汉语，旁及蒙古、回鹘、西夏、西藏等文字，世祖甚

① 耿昇著、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第 183—184 页。

② A.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 148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

爱之,任官十七年,屡请返国,不许”^①。他留下了关于蒙古大汗参加基督教主要节日如复活节和圣诞节宗教礼拜的记录,也记载了大汗对于各大教派并行不悖、兼容并蓄的政策。他(大汗)说:

基督教徒说他们的上帝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他们的是穆罕穆德,犹太人说他们的是摩西,偶像崇拜者说他们的是释迦牟尼,这是偶像中的第一神;而我这四位先知皆敬奉,尤其是其中在天居长位而更真实者,受我敬拜可保佑我。^②

马可·波罗又记载,信奉基督教的乃颜部落举兵谋反,为大汗平息,当地的佛教徒、回教徒和犹太人均耻笑乃颜所持的十字架,甚至在大汗面前讽刺基督教徒,为大汗所斥责:

他(大汗)召来许多基督徒,安慰他们说,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未助乃颜甚对,因为不好的和错误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帮助。乃颜反叛他的主人是背信弃义,因此乃颜罪有应得,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未助他是对的,因为不应助逆是好事。^③

蒙古帝国囊括从太平洋伸展到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广大国土,境内儒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犹太人群居各处,蒙古的原始萨满教不能够提供精神统一的象征,正如蒙古部落的组织不能为帝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518页,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② A.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55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③ 同上书,第154页。

国行政提供基础一样。然而，蒙古的统治者却充分注意到宗教因素的重要性，并遵行着一切宗教受到尊重的普遍宽大的政策与法令。

三 蒙王阿鲁浑遣巴扫马赴欧洲及教廷

13世纪，中国景教出现了两位著名人物，一是巴扫马(Bar Sawma)，他于1225年生于北京，其父西旁(Siban)是景教的视察员。巴扫马30岁时入隐修院，后在北京城外山洞里过着隐士生活。另一位叫马可斯(Markos)，1245年生于山西霍山，其父为景教主教裴尼尔(Bainiel)。马可斯有志隐修，拜巴扫马为师。

在1275年至1276年，巴扫马与马可斯决心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他们从北京出发，经山西霍山、敦煌、和阗、喀什噶尔、呼罗珊，抵达巴格达。他们在马拉加城(Maragh, 今Tabriz)取得聂斯脱里派宗主教(Patriarch)马屯哈(Mar Denha)的介绍信，前往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北部遇着战事，不能前行。1280年，马屯哈在统辖波斯的蒙古大将旭烈兀的妃子托古思可敦的支持下，委任马可斯为驻中国的契丹总主教，而巴扫马则为总视察员。^①

1281年，马可斯和巴扫马在回国途中，听到马屯哈去世的消息，折回送葬。然后，在选举继任的总主教时，各地主教竟一致推举马可斯为“东方教会宗主教”，法号雅八拉哈三世(Yabalaha III)，其辖区从东方的中国至西方的巴勒斯坦，北至西伯利亚，南至锡兰。^② 11月，举行了祝圣典礼，马可斯时年才35岁。

当时，蒙古统治波斯的西域宗王阿鲁浑(Arghon Khan, 元宪宗

①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1—32页，(台)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②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与开封犹太人》第107—10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

蒙哥之子)倾向景教,宣称如能克复“圣城”耶路撒冷,他便入教。为联络西方的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他请景教宗主教雅八拉哈三世即马可斯推荐人选,马可斯立即推荐了巴扫马。

1287年3月,巴扫马及其随行人员从黑海的一个港口出发,乘船至君士坦丁,两个月以后抵那不勒斯,然后到了罗马。此时教宗奥诺利伍五世(Honorius V)刚刚去世(1287年4月3日),巴扫马无法向教宗呈递阿鲁浑及宗主教雅八拉哈三世的信,于是在新教宗登基之前,于9月间抵达巴黎,晋见了法王腓力四世(Philip le Bel IV),瞻仰了耶稣的茨冠和十字架的真圣木^①。阿鲁浑致法王腓力四世的信至今仍存巴黎古今文牍官库内。阿鲁浑在信中对法王说,听说“伊儿汗(II-Kan,即波斯汗)出征埃及时,汝应派兵接应。有志如是,甚堪嘉尚。余虔信天气,将于豹儿年(1290年)冬末月杪出师。春季第一月驻兵大马斯(Damos),汝如预定地,践约兴师,大福荫助里,耶路撒冷可克,余以之畀汝。否则会军之时约无定,吾人之行动不一,则无利益之可言矣”。^②同年11月,巴扫马离开巴黎来到波尔多(Bordeaux),晋见了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英王请求巴扫马主领圣餐,用的是景教礼仪。

1288年2月,新教宗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继位。巴扫马及随从回到罗马,受到教廷的欢迎。巴扫马呈上了阿鲁浑及雅八拉哈的信。教宗邀请巴扫马按景教仪节主领圣餐,巴扫马也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天主教弥撒。人们观看了巴扫马的主礼后说:“虽然语言不同,但是礼仪相同。”巴扫马还向教宗请求赦罪并领受圣体。^③在巴扫马启程回去之前,教宗尼古拉四世赐给他基督的一

①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2页。

② 《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

③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3页。

小片衣服、圣母玛利亚的一小片头巾和罗马宗徒们的一些小块遗物；教宗给雅八拉哈宗主的礼物是他自己的镶有宝石的纯金三重冠、金线织紫服、袜子和佩有珍珠的便鞋以及一个指环，此外还有一项特许证书。巴扫马给教宗的信现已不存，但教宗的回信仍在，教宗在信中感谢雅八拉哈宗主教对在近东传教的方济各会修士的照顾，并申明罗马天主教会的“正统”教义。在致阿鲁浑的信中，教宗嘉许了阿鲁浑收复耶路撒冷的计划，并劝他“即刻接受洗礼，切勿迟延，以颂扬天主，并加速拯救自己”^①。

1289年，巴扫马回去向阿鲁浑复命，阿鲁浑应许建造教堂。就在同年，阿鲁浑又派了一个使团前往欧洲。使团由一个欧洲世俗人比斯卡莱带着三位绅士、八个马夫、一个厨子及六个仆人组成。使团在复活节后出发，数月后抵罗马，后去巴黎和伦敦，未获成果。1290年，阿鲁浑又派了一个使团，该使团的活动不为人知，但教宗于1291年8月21日和23日回信尚存，都规劝阿鲁浑早日受洗入教，并通报英王爱德华将远征耶路撒冷的消息。

但此时阿鲁浑已经去世(1291年3月7日)，其弟凯卡图即位。在其后一年中，凯卡图去世，其堂兄拜都即位，不久又去世。阿鲁浑的长子合赞继位，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由此转衰。^②

巴扫马晚年管理军营教堂，1294年1月在阿尔伯拉去世。雅八拉哈三世先在巴格达管理教务，后回到马拉加，晚年的雅八拉哈受到穆斯林的攻击。1304年5月，他在给教宗的信中承认“罗马教宗为全世界基督徒之父，圣彼得的继承者”；但是在教会事务方面，这位东方宗主教一直独立于罗马。^③

① A.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32—137页。

②③ A.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37—141页。